

续孽海花

【中国古典名著补续系列】



民国·张鸿◎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中国古典名著补续系列】



续孽海花

张鸿◎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续孽海花/张鸿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555-0085-8

I.①续… II.①张… III.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1682号

续孽海花

- 作 者 张 鸿
责任编辑 刘洪洋
封面题图 马东原
版式设计 韩 芳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0471—2236466 邮编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45千
印 张 20.5
版 次 2014年1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085-8
定 价 29.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楔子

民国二十三年暮秋。那一日，听得好多年不见面的东亚病夫回来了，因急于要去和老友畅谈一回，便于傍晚坐了人力车，到了虚霏园后门。推门进去，只见亭台依旧，风景不殊，池中荷叶披离，岸畔柳条摇曳，确已是深秋光景了。不禁回想到君表先生建筑斯园时，我与东亚病夫皆是白夹青衫，翩翩少年，无日不到斯园。当时汪柳门、吴清卿等诸名士，时时由苏来常，诗酒流连，吟余醉后，碎玉零玑，文壁绮窗，墨痕狼藉。匆匆四十余年，已觉不堪回首了。

正在徘徊感怆之时，只见那竹篱丛树之中，闪出一个人影来，头戴一顶棕笠，遮蔽了面孔，穿了一件黯旧的秋罗夹衫，口里说道：“老友，多时不见了！”我仔细一看，不觉吃惊。只见他面目清癯，已经留了苍白的疏髻，不过他欢迎故人的一种神情依然不改。他手中拿了一柄小小的花锄，含笑说道：“老友，我正在种花哩！我今年从日本、法兰西各国托寄了各种花子、花苗，现在正忙着插蒔种植，明年你可以来欣赏了。”我笑说道：“你的种花，好似培植国民，明年就可以考验你培植的效果了。不过培植花草，一就有效验，培植国民，至少须有数十年。所以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晓得世上也有预备那树人计划的人么？”他叹了一口气道：“现在种花的，大都用炕灰马粪迫成的唐花，不过供一时的赏玩罢了。”我道：“吾国国民受了五千年的文化，因被专制政体消铄了，没有能开出好花来，只要好好的培植了。佛说：‘众生本性，决不消灭。’将来国民性觉悟了，自会发达哩！”他说道：“众生有佛性，本性永

不灭。瞿昙决无诳语，我的种花，今年不好，明年改变，已变换了不知多少。自佛眼观之，地球上兴亡强弱，也和花开的好歹一样，不过如戏剧的换幕。世人见了印度的衰弱，就说佛教为亡国的宗教，真不值世尊一笑哩！”我说：“如来一弹指，即越百万阿僧祇劫，他看数百年的历史，真如一出的短剧。你的《萼海花》不也是一剧中的片段么？现在你在《真美善》上继续发表数回以后，续下去还有多少呢？”他怆然手拈须髯，叹道：“你看我身体精神，还能够续下去么？我的病相续不断，加以心境不佳，烦恼日积，哪里有心想做下去呢？我看你年纪虽比我稍大，精神却比我好得多。《萼海花》宗旨，在记述清末民初的轶史，你的见闻，与我相等，那时候许多局中的人，你也大半熟悉，现在能续此书者，我友中只有你一人。虽是小说，将来可以矫正许多传闻异辞的。”我道：“我那里有你的华美的文笔，那里有你的熟练的技术，这是万万不敢的！”他笑道：“这也要看机缘了。”我道：“你又要来说佛学了？”他脱下棕笠，放了花锄，邀我上楼坐了一回。那时黄谦斋也来了。谈了一晌，已是黄昏时候，我就起身回家了。后来虽然也见了几回，没有如此畅谈过，不久就永诀了。我与他自幼订交，至临殁之事实，曾作哀辞一通。

籀斋先生哀叹辞

余弱冠与孟朴游。君先人君表先生，方筑虚霏园，疏水叠石，峙楼迤廊，余常

与君随而观之。一夕，与君泛舟池中，余堕水，君惊而出之，握手狂笑，赋诗而散。余与君入都，与黄谦斋、徐少逵诸友游江亭，各题小诗于壁，托名女郎，后流传为《江亭女儿诗》，颇多和者。君于春闱，屡以回避不与试。丁酉，余与君从张德彝、世增读英、法文，旋以事归，又延日人金井秋草读日文。余无恒，无所成；而君习法文不少间，卒通之。嗣创设《小说林》，风行海上，多君译述之作。君与徐念慈、殷潜溪及余，创立中西学社于塔前别峰庵，即今日之塔前小学也。社中无经费，是时米业有所谓“塔志”捐者，每岁入七八千元，为修志修塔之费。君与余年少气锐，以邑志非急需，塔尤虚诬，请于长吏，拨入学校。邑中巨绅，以为向无敢干涉者，执不可。省中派员查询，君与余面折委员及各绅，均无辞而阴阻之。迨长沙张文达师督学务，闻之，飭督抚批准，乃定。常熟建学之有经费自此始。戊戌政变，踪迹少疏，然君在南与经元善电谏废立，沈北山在北疏劾三凶，书牒往来，精神契合，我二人未尝不默相慰也。改朔后，君为省议员，持论岳岳，大江南北，贤豪从之者如归。嗣任江南沙田官产总局、财政厅长，数年中不过一二面，而我友黄谦斋，常在君左右。谦斋告余曰：“君在沙田局，有友辇金数十万，属君处分某处沙田，君严拒之不为动。其任财政厅，有戚闻君欲在上海觅屋，即代赁巨舍，几榻帘簾，精丽瑰奇，促君视之。君以为侈，告以已所献，不需一钱，则大惊，立毁屋约，命仆舁还其器具，其人啜啜不敢出一语，廉洁如此。而尤有益于地方者，则

于齐卢战后，某师长拥众数万无所归，欲属于江南，君告于当局曰：“留之易，遣之难。姑不问利害，常年馈饷，江南民力竭矣。”乃止。又有欲办亩捐者，君曰：“浙之杭、嘉、湖，苏之苏、松、太，承宋贾似道官田之害毒深矣！民将不堪。”后张宗昌来，卒行之。敛臣之言，至今为梗。君于学无所不窥，少时著《后汉艺文志》、《昙花梦曲》，而尤以小说《孽海花》驰名。精研法文，后喜译器俄之作。余笑语之曰：“今世群以新文学重君，然余以为君之得力处，仍基础于旧学，故发此新采耳！”君笑而领之。去年，君因病回里，余访君虚霏，以余年稍长于君，语君曰：“我死君为我传。”君亦笑应之。不意君先我而逝，反使我执笔以诔君也。君文学政事，荦荦大者，载在人口，不复述。述我二人自幼至老之踪迹，以抒余哀。辞曰：“吁嗟我友兮，胡至于斯！吾闻君歿兮，日已西驰。含泪升堂兮，寂寞灵帷。褰幕谛视兮，无改丰姿。卧灵床而犹视兮，俨苍苍之须眉。怆悲呼而不应兮，急痛泪之双垂。念少日之相聚兮，常携手而徘徊。时上下其议论兮，喜心印之同规。迨役形而各驰兮，若劳燕之差池。幸书问之往来兮，辄神合而形离。感日月之易迈兮，循鬓发而同衰。君息影于家巷兮，常携筇而相随。骋雄辩于文史兮，慰十载之相思。傍畦圃以徜徉兮，纷花木之离披。君戴笠而荷锄兮，或芟草而结篱。指紫白以相示兮，若哲理之分治。君云花之一世兮，历四序而终及。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兮，子与余已六十。较花已为二世兮，如宿根之复植。余笑言以相答兮，人花

同归于枯槁。彼时日之舒促兮，唯人心之自造。一弹指之与亿劫兮，何长短之足道。君微笑而语予兮，予犹未忘夫惟识。抑暮年之逃禅兮，皆文字之微缠。脱羈絙以自证兮，实言思之道绝。忆斯语之未几兮，倏溘然而长息。缅遗音而深念兮，何哀思之无极。羨君乘化而归尽兮，殆逍遥于乐国。

今年阴历大除夕，阴云四合，窗外竹林中，萧萧的雪珠，打在竹叶上，既不象风声的摩戛，又不象雨声的滴沥，说不出一种凄惋萧飒的感触。邻家的爆竹，也寂然无声。家人在书几上点了一对守岁烛，烛上结了两个灯花，好象钱牧斋红豆村庄所生的大红豆。灿烂照耀，来慰我七十老人的孤寂。独坐沉吟，不禁把四五十年前的事，一幕一幕如电影般开起来了。几上适有东亚病夫修改后的三十回本《孽海花》一册，展开一看，好象我心中电影的脚本。因此想到东亚病夫嘱我续编之语，不觉黯然；且他平日与我所谈及之遗闻轶事尚多，均未编入，当即取《真美善》中所续之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回，寻出来一读。其于“六君子”之被杀，沈北山之参“三凶”，义和团之大乱，陕西回銮后之朝政，直至光、宣间之宫闱秘密，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皆不及叙出。鄙人当时则身在北京，亲自见闻，若说轶事遗闻，七十老翁之脑中，很象万国储蓄会的存款之多，若一一写出来，也可以继续东亚病夫未了之志。不过，没有东亚病夫的笔尖，难能生出奇丽万态的花朵罢了。那时适有友人来谈，板力怂恿我续下去。我道：“臣今年已七十

矣，恐怕不能罢？”他说：“吾乡钱蒙叟八十岁时，尚著《楞严蒙钞》，难道你就没有这勇气么？况且近来所出的笔记小说，述及清季的朝野轶闻，往往错误百出，后来读者恐怕以误传误，埋没了许多实迹。古来国亡修史，是一个重大的责任；不过修史，都是记国家重要的事，至于那胜流侠客，名士倾城，其片言只语，朋辈流传，风流隽妙，刺心荡魂，倘不为之记出，也就如玉树长埋，一抔黄土，不太辜负了当时的朋友么？”听了不觉悚然。客既去，将三十回以后的五回，重看了一遍，觉得其中事迹，如赛金花并未与孙三结过婚，大刀王二向戴胜佛、庄立人借钱，也与王二的人格不合。我就从现行的三十回后续起，以期文字一贯。至于东亚病夫所续的五回，不妨并行不悖，好在事实各可独立，只要无负书中旧友，东亚病夫天上有灵，当亦为掀髯一笑哩！正是：

笔愧续貂丁子尾，录哀化鹤癸辛年。

读者不弃，请看正文。



目录

第三十一回	送丧车神龙惊破壁 开賑会彩凤悔随鸦	1
第三十二回	露水孽缘挂牌燕庆里 河山异色横议陶然亭	12
第三十三回	强学会国士逢挫折 碧云寺侠客救孤忠	21
第三十四回	侠客白髯孤臣凭保护 远航黄海大计定澄清	33
第三十五回	四子忧时纵横论青史 二贤言志慷慨度重溟	43
第三十六回	望平街胜流聚首 彦丰里高会谈瀛	52
第三十七回	金粉楼台健儿献绝技 江湖风浪志士访奇人	61
第三十八回	雾起深山龙蛇生大泽 日斜重幕燕雀闹华堂	71
第三十九回	兰鲍同堂洛闽分党派 芝龟一室南北话离情	81
第四十回	白发老臣求才郎署 青衫名士定策花丛	92
第四十一回	粤东馆中初开保国会 唐常肃后续演黎金庵	103
第四十二回	保国会新翻猎官戏 内务府高挂护花幡	116
第四十三回	曹梦兰新改赛金花 孙公园重开保国会	126
第四十四回	戴胜佛出山收草寇 唐常肃入署献危言	138
第四十五回	权上争权政策革旧 梦中寻梦酒令翻新	149
第四十六回	琉璃厂春榜看红绿 鹁鸽峰归帆迎白头	160
第四十七回	党派纷纭老臣去国 歌场游戏贵胄登坛	174

第四十八回	南河泡观荷开大会	赛金花戏竹见灵心	184
第四十九回	赛金花别筑藏春窟	尹宗扬重探发纵谋	193
第五十回	杨淑乔一封传密诏	戴胜佛两眼误奸雄	204
第五十一回	颐和园垂帘重训政	梁超如易服作逋臣	214
第五十二回	飞鹰舰暗释唐圣人	菜市口冤斩六君子	224
第五十三回	段扈桥编歌得懿眷	尹震生奉旨阅新军	234
第五十四回	保皇党草檄驱密使	汉中府外简失天恩	244
第五十五回	沈北山联登高甲第	米筱亭悔结错姻缘	254
第五十六回	玉镜画眉沈北山难逃天壤恨	木天断指龚樵孙坚阻上书人	264
第五十七回	国闻报采风登正论	赛金花避难入危京	277
第五十八回	瓦大帅筹粮逢名妓	赛二爷救友得仇人	288
第五十九回	复仇杀罪魁国皆可	议和谋妓女朝无人矣	299
第六十回	克林德恤典建牌坊	赛金花妙语结和局	309

状元宰相，觉得推扳一点哉！”一路行人闲谈，不在话下。那金侍郎灵柩进了宅以后，择日设奠，卜地安葬，一切后事且不必说。

且说傅彩云怎么会半途脱逃呢？原来在北京动身前，那天在陆奉如、钱唐卿二人当面，解决了开放的约定，她就对着金太太说道：“我跟着老爷一场，当然要尽我的良心，送他到家。不过我到了苏州再出来，苏州人喜欢管闲事，说闲话，一定添出许多枝枝节节的说话，太太听了，一定不高兴。不如到了上海，等老爷的灵柩送上了船，我就随便的悄悄脱身，太太也不必追问，省了许多闲话，我也少坍点老爷的面子。太太也少听些说我的坏话，不是彼此有益么？”金太太听了，叹了一口气，说道：“随你的便吧！不过你将来不忘记老爷，留点儿老爷的面子，就算对得住老爷了。”彩云听了，不由得良心发现，走到灵前，哭了一场。她伴了柩，出了北京，到了上海。一面约了孙三儿，预备好房子，一面另雇一船，装了她的东西，拖在小轮后面。那是太太明知的，否则姨太太应同太太一同伴着灵柩，那有另雇小船，拖在后面的道理。原来彩云的船上，早已把孙三儿藏在舱中，等到了黄昏时候，低低的吩咐船上的人，将拖缆轻轻的解开了，那小轮如飞前去。这小船就扳艄扯篷，顺风顺水，一会儿又回到了上海苏州河。船既靠定，孙三道：“我们到小房子去吧！”彩云道：“也好。”原来船上从北京带来的行李箱只，以及日用的器具，也有几十件儿。孙三儿上岸，叫了两部塌车，统统装上，送到垃圾桥保康里小寓。彩云所有的贵重首饰箱，早由三儿在北京运出。

彩云一到上海，说是怕担风险，迫着三儿去存汇丰银行保险箱里。不过这个钥匙，三儿没有交还彩云，彩云也不好去讨。他们一味的欢天乐地，喜孜孜度着磨花膩玉、沉蜜团泥的日子。不是逛张家花园，就是上丹桂茶园，双宿双飞，相依相傍，真是一刻儿都离不开。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三儿说是要还一笔朋友的债，就向彩云道：“你快拿一百块钱来，我等着用哩。”彩云听了，呆了一呆。三儿道：“你不肯么？不肯就不要了。”彩云道：“我身边没有带着，所以想了一想，向那里去拿，答应迟了一点儿。我的三爷，好大的脾气。我还没有……”彩云说到这里，就停止了，朝着三儿，横眸一笑道：“我的三太爷，那梳头匣子里有一百五十块钱，你就拿着一百去吧。”三儿开了梳头匣，把一百五十块钱都拿了，说道：“我都拿去了，你要用，我再还你吧。”说完匆匆的下楼去了。彩云望着他下了楼梯，冷笑了一声，暗道：“我还没有嫁他，若嫁了他，连人都是他的了。亏

送丧车神龙惊破壁
开赈有凤悔随鸦



【第三十一回】

话说金府运送灵柩回苏船只，由上海用小轮拖着，过了青阳港，约在二更天时候，忽大船上嚷着说：“姨太太的小船没有了，快快停轮。”那舱里的大太太听见了，冷笑了一声，就喊舱里的王妈道：“你去跟洪升说，不要大惊小怪，也不必停轮，一径开船就是了。”王妈听了，就照着太太的吩咐，对洪升说了。洪升听了，心里也就明白，叫小轮一直开行，走到东方发白，日轮半吐，方到了阊门外太子码头，解缆停泊。金府的家人，已经先一日布置全备。金侍郎是奉旨入城治丧的，自然仪式隆重庄严，码头上摆着全副仪仗，预备把灵柩抬到悬桥巷本宅，再行开丧。那日，自抚、藩、臬三大宪起，以及粮道、本府、三县等，统统前来，设席路祭。祭毕，动身入城，牌伞辉耀，旗帜翩翩，还有城守武官及飞划营、盐捕营等，都派了队伍，跟在仪仗中一同走。苏州人最喜欢看大出丧，那阊门大街中市护龙街一带，两旁店铺，挤满了男男女女。灵柩过去时，大家啧啧称赞道：“倒底是状元出身，皇帝伯伯也看重哩，才有格种风光。可惜哩寿命短，讣做到宰相，比潘家里格

得我把蔚丰厚、源丰盛两个存折没有给他看见。他晓得了，不花个干净是不安心的。现在我要想个对付的法子才行。我的分儿，我的相貌，我的财产，要叫一个下等的戏子骗了个干干净净，不但对不起故去的老爷，也对不起我自己。我现在先想法拿回首饰箱子再说。”她跟孙三从此生了二心。

孙三儿拿了她的百五十块钱出去，不是还债，是去赶赌的。不料一会儿都输完了。他躺在赌场中烟榻上，一面抽大烟，一面想心事。心想：彩云跟我，虽然现在很要好，照今天向她拿钱的时候，显然有点儿不十分乐意，不象从前在北京的时候，只要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况且她现在手中的钱，有去无来，也有数儿了。上海的情形，不比北京，想她的也不在少数。万一她变了心，那是很容易决裂的。我总要趁这个时候，和她成了婚，以后她的钱就是我的钱了。不过，从前在北京的手段，是不中用的了。她再找一个人也容易，还是极力的笼住她，等上了成婚的圈套，再放出手段来，才有用。他想定了主意，就立起身来，回到小寓里。进门上楼，只见彩云不在家中。孙三就问雇的老妈道：“大小姐到那儿去了？”老妈道：“不知道。”三儿听了，心里就很不高兴，只好在家中等着。

不料彩云是到金小宝那里去了。原来金小宝从前小时候，也在苏州冶芳浜大陈家里做过讨人，和彩云贴邻住过。彩云没有嫁到金家的时候，两小往来，彼此很合意的。自从嫁了金雯青，五六年间，那金小宝也从苏州到了上海，已做了顶呱呱的红倌人，和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四人，叫作上海滩的“四大金刚”。相貌既好，手段又高，对于客人的牢笼对付，实在胜过了彩云。现在彩云从金家出来，到了上海，一天在张园吃茶，碰见了小宝，旧雨重逢，握手言欢，彼此交情，加倍深了。小宝和她谈了几回，知道她手中有许多首饰及现款，而且她的状元夫人的名气很大，年纪也刚过二十岁，正是春萌豆蔻，艳占鸳鸯。不料被孙三独占了，想拉她出来，一定可以扩张势力。她就在词气间，微露替她可惜的意见。又用些功夫，先把上海有名的伶人小志和、想九霄、小连生等，于有意无意间，向彩云介绍了。那时四大金刚对于上海有名的戏子，没有不相好的。那班戏子，听见赫赫大名的状元夫人，没有一个不钻头觅缝，想邀一顾的。彩云看见了他们一班名角，觉得孙三上台的时候，还下得去，一卸了装束，这种粗黑的脸，带着许多麻子，当着锦帐半垂、华灯斜照的时候，不免有点比较的厌恶了。彩云既与小宝往来密切，自然那时大兴里一带的名妓，交结得很多，渐渐的与兰芬、黛玉等，都成了知己的姊妹，

尤其与小宝交情来得深，无话不谈。那天，孙三儿拿了她一百五十块钱出去后，彩云心中很不高兴，就匆匆的要到小宝那儿。一想正是出局摆酒的时候，有些不便。她就到了一品香，写了请客片，到大兴里去请小宝来吃大餐，顺便谈谈。等了一会儿，那金小宝上楼来了，看见了彩云，就含笑的说道：“今朝耐请倪，阿有啥事体？老三到仔啥地方去？让耐一个子出来。”彩云笑道：“阿姐耐勦提哉，请耐点子菜，倪要细细的搭耐讲讲勒。”小宝道：“倪刚刚吃午饭，实在吃勿落啥。”彩云道：“阿姐，好意思，一点点也勿吃？”小宝道：“是哉，倪来点末哉。”就喊西崽道：“来一客樱桃梨。”彩云道：“耐真一点菜也勿吃，岂有此理！刚刚俚说鹤鹑还好，添一客炸鹤鹑，再要一个……”小宝道：“谢谢耐，有子鹤鹑尽够哉。”彩云道：“阿姐真搭我客气，勿象是姊妹哉。”小宝笑道：“要好也勿在乎多吃，等倪吃得落时候，请耐多点几样末哉。”彩云就要了两杯克力沙，一面吃，一面说道：“阿姐，倪有几句闲话告诉耐，请耐出格主意。”小宝为人聪明，晓得一定是跟孙三有了意见了，就说道：“难道是老三起花样？”彩云道：“阿姐真聪明。”就把孙三的行动告诉了她。小宝道：“真真一屁弹着，承耐看得起，样色搭倪说，不过倪背后，常常替耐可惜，象耐格种身分，格种相貌，永远叫老三糟塌，实在勿上算。”彩云道：“阿姐！倪是一时上仔俚格当，糊里糊涂，就跟俚出来，现在倒有点僵。”小宝笑道：“耐搭俚阿曾成过婚？”彩云道：“还好，勦。不过到仔上海，俚常常催倪搭俚办，倪想想有点勿值得，一径推托。”小宝道：“格桩事体，倒要细细斟酌，俚格种人格闲话，是靠勿大住格。”彩云道：“一点也勿差，不过俚一径来催，倪勿好回答俚，阿姊耐替倪想想，那哼说法？”小宝道：“格是容易格，耐先问俚，屋里向阿曾有过家主婆？俚一定说，旡不。耐就说，格种事体，勿是可以瞎来来格，让倪去打打听再办，只要耐搭倪心勿变，早点慢点，是一样格。俚听子耐个闲话，俚也勿好翻腔，不过俚催耐成婚，倒底是要好呢，还是有别种意思？”彩云冷笑道：“要好是用勿着说起格哉，俚格意思，第一是看想倪几个铜钱。”小宝道：“耐格款子，俚阿曾拿去？”彩云道：“倪有两个存折，俚是勦晓得格。倪有只首饰箱子，是倪托俚去寄存银行保险库里格，不过对号单搭仔钥匙，俚野勦来交代倪。阿姊，耐想俚格心思，阿要可恶！”小宝道：“阿哟！阿姊，耐倒要打算打算格，耐从金府浪出来，就算有点款子，不过上海地方，长久住去下，耐格款子是有数格，用下去，恐怕渐渐里要勿够，等到用完仔，

勿晓得老三阿肯一心一意？”彩云道：“一点野勿差，近来俚要倪格铜钱，倪答应慢一点，俚就要发脾气。等到倪格钱用完，俚格心变勿变，也用勿着问个哉。”小宝道：“倪老实有一句闲话，勿晓得耐阿听得进听勿进？倪想象耐搭倪格种年纪，正是出风头格时候，只有用别人家格铜钱，阿有啥反而送人家去用格道理。一来应当趁年纪轻，风头健，寻寻开心；二来是，积蓄点养老盘缠。照耐说格闲话，老三是打格拆烂污主意，耐倒不可不防。倪替耐想，金府浪带出来格款子，多不过几万，够几年用？弗趁仔年纪轻，捞摸点，等到年纪大仔，要人家格铜钱是烦难格。耐看许多大人老爷，到仔堂子里，手段蛮阔，脾气也好，一万八千勿在乎，等到讨到手，隔勿到一年半载，就搁在一边，不但一个铜钱弗拿出来，还要管得倪动也勿许动，所以倪是看穿格哉。”彩云道：“耐格闲话真勿错，现在那哼对付？阿姊替倪定一个办法。”小宝道：“我想耐现在尽管敷衍俚，一面布置起来，等个机会，首饰箱归到自家格手里，耐再掉一个枪花，看俚有啥法子！老实说，俚笃班子里，有点面子格，倪才认得，公堂浪，巡捕房里，上下中三等，倪才免得转格，况且听见是耐阿姊格事体，大家要来拍马屁来不及，阿有啥勿帮忙格。不过……”小宝停了一停，笑了一笑道：“倪笃两家头个交情那哼？勿要倪空做格闲冤家。”彩云笑道：“笑话哉！倪是看穿仔俚哉，总是倪上仔俚一个当末是哉！阿姊格闲话勿错，倪是定规照耐说个去做。”小宝道：“现在是一点也勦露出来，要紧，要紧！”彩云道：“谢谢耐！”小宝道：“时候勿早，倪要先去哉。”彩云道：“耽搁耐格辰光，真真对勿起。”小宝立起身来说道：“勦客气。”就走了出去。彩云送出房门，叫仆欧算了帐，签了字，也就坐车回去。

到了寓中楼上，问老妈道：“老板回来么？”老妈道：“回来了。”彩云走进房门，只见三儿横在床上。彩云含笑道：“你回来多久了？”三儿道：“你到那儿去的？”彩云道：“我出去碰着了小宝阿姊，一同到一品香，吃了一顿大餐。本来想去看戏，小宝姊有堂差，你又没有来，我一个人很冷清，也就回来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回来？咱们一同去听戏呢！”三儿道：“你自到了上海，朋友一天多一天，渐渐的也用不着我了。”彩云听了，吃了一惊，呆了一呆，赶快的改变了面色，故意的说道：“我没有男朋友，只有女朋友，况且还不如你的女朋友多呢！你说我用不着你，明明就是说你用不着我了。老三！你留点儿神，你要用不着我，看我跟你怎么个开交！你随便怎样上天入地，我总是跟着你，你不用想逃得掉！”三

儿听了，坐起身来，呵呵的笑道：“你的话，就是我的话，咱们两个人，好象一个样儿的心，我逃不掉你，你也逃不掉我。”彩云道：“这种孩子话且不用说，咱们的正经事，你到底打算怎么样？”三儿道：“什么事？”彩云狠狠的将手指向他额上一点道：“没有良心的东西，这才显出你的真心来了！你家里的老婆，到底是在天津，还是在上海？”三儿听了，笑嘻嘻说道：“在上海。”彩云道：“姓什么？多少年纪了？”三儿道：“姓曹，廿一岁。”彩云呆了一呆，才笑道：“不要脸，姓曹的就算是你的老婆么？她吃过你什么？穿过你什么？几时拜过堂，吃过酒？真不要脸！”三儿道：“拜堂吃酒，容易得很，明天就办。”彩云道：“依我的意思，今天办才好呢！不过你是天津人，你老家是不是仍在天津？那大嗓子的孙菊仙，是不是你的本家？”三儿道：“是的。我的父亲在天津娘娘宫，开过首饰楼，你打听做什么？”彩云道：“男人的心，是猜不透的，你倘然在天津已有了家主婆，我难道做你的姨太太么？我做过了状元的姨太太，在外国又做过钦差太太，现在做了你的大老婆，勉强还说得过去，倘然再上了当，做了你的小老婆，有什么脸去见人？只好跳黄浦了！好在天津有的是姊妹，我倒要去仔细察访一下才好！”三儿道：“真金不怕火炼，听你的信儿就是了。”

过了几天，恰好上海地方人士，发起了一个华洋义赈会，联合了中外官商各家的太太、奶奶、小姐、姨太太以及花界中姊妹们，有的担任演剧，有的担任弹唱，有的担任钢琴音乐，其余卖花泡茶，以及各种贩卖杂物，统由各界女士担任，门票每张一元。上海人顶喜欢新鲜事体，顿时哄动了社会。那时彩云听见了，就向金小宝、陆兰芬她们一问。她们就怂恿她道：“你应当入会，你出过洋，又会外国话，你入会再好没有。”彩云一想，从前在外国的时候，也经过了不少的那种集会，不妨去出出风头。一面又想到她的首饰，正好趁此机会，收了回来。当时就托小宝、兰芬报名加入。先几天，她就告诉孙三，要去赴会。那孙三究竟是粗卤的人，那里想到她有手段？他还高兴得很，想要去出出风头。等到开会前一天，彩云就向孙三说道：“今天我同你去把首饰箱取回来，以便明天插带了去开会。”孙三呆了一呆道：“你要用什么？我去替你取来，省得拖来拖去。”彩云道：“不行，会期有三天，我每天去，插戴总要更换的，天天戴了一样的东西，不叫人寒碜死么？”孙三听了，没有法子，吃了午饭，只好同着彩云坐着马车到了汇丰，找了管保险箱的人，对明了号数，就向孙三取了钥匙，开了出来。彩云就将原箱子拿着，一面对